



返乡

农民工

FANXIANG
NONGMINGGONG

邹元模 ◇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返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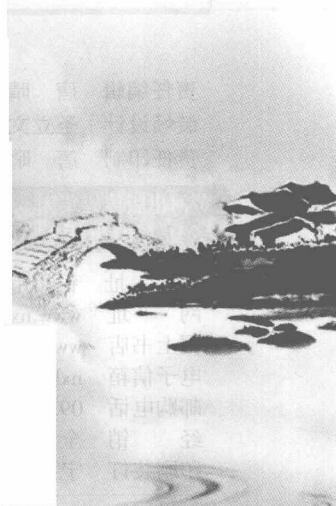
农民工

FANXIANG
NONGMINGGONG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工另农会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返乡农民工 / 邹元模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227-04408-6

I. ①返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9439 号

返乡农民工

邹元模 著

责任编辑 唐 晴 陈 晶

装帧设计 圣立文化

责任印制 唐 晴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网上书店 www.hh-book.com

电子信箱 nxhhsz@yahoo.cn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 × 1230 mm 1/32 印张 6 字数 140 千

印刷委托书号(宁)0007078 印数 5000 册

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4408-6/I·1160

定 价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... 第一章 艰辛打工路
- 035... 第二章 创业之初
- 049... 第三章 蝶恋花
- 068... 第四章 天灾人祸
- 099... 第五章 绿之歌
- 132... 第六章 爱的奉献
- 149... 第七章 同奔致富路

第一章 艰辛打工路

1

汪成龙和同村初中同学牛二，背着简单的行囊，离别望郎山，踏上打工路。汪成龙回想起四年前乡亲们欢送他上学的情景，那时的心情是一种激动、兴奋，而今却是一种酸楚。

四年前，汪成龙以升学考试名列全县第一的优异成绩，被一所全国重点学校录取。消息传开，望郎山沸腾了，山民们为老裁缝汪大爷有这样的儿子感到由衷的高兴，汪大爷老两口更是激动得热泪直流。是呀，望郎山虽曾是华蓥山游击队的革命根据地，在这片土地上，勤劳勇敢的为人民为革命流过血、献过身。但由于交通闭塞、经济落后，人们常年吃的是红薯玉米羹，点的是煤油灯，穿的是粗布衣。更要命的是严重缺水，山民们只好把淘米水做洗脸水，洗脸水做洗脚水，洗脚水做禽畜饮水。山里的姑娘不愿在山里受穷，长大后就远走高飞，嫁到山外。山外的姑娘更不愿自讨苦吃往山里嫁，使山里好多小伙子成了光棍。祖祖辈辈更是从没出过读书人，轮到这一辈，不知是烧了哪炷高香，竟然出了个进县城最高学府读高中的汪成龙，这叫淳朴得像大山里山泉一样的山里人，怎么不为此而兴奋而激动而骄傲。

入学那天，一大早，山民们涌到村头欢送汪成龙，千叮万嘱咐：“孩子，你是咱村里第一个进县城读书的人，千万别忘了祖宗，别忘了大伙是在多么窘迫的情况下筹资让你入学深造的。成龙啊成龙，你应该成为一条真正的龙，跃出

‘龙门’，跃进大海，为山里人争光。”那一刻，汪成龙激动得热泪滚滚。担着行李，为儿送行的汪大爷也老泪纵横。

入学之初，汪成龙牢记家乡父老的嘱咐，刻苦学习，深入钻研，各科成绩遥居全年级第一。鉴于他的成绩特别优异，家境又特别贫穷，学校为他免了学杂费，并每月资助200元生活费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不久，汪成龙的学习成绩渐渐下降，到第二学年下半学期，竟一落千丈。究其根源，是汪成龙沉湎于电子游戏，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地待在游戏厅，天快亮时才偷偷潜回校舍，一坐进教室就打瞌睡，不打瞌睡时，也是人在“曹营”心在“汉”。不得已，学校把情况告知了家长。

汪大爷听到这个消息，如五雷轰顶，气得差点闭了气，他赶到学校，声泪俱下地劝儿子赶快回心转意，与网络游戏断绝。汪成龙当着父亲的面，表示不再上游戏厅。可是，父亲走后又旧病复发。汪大爷在校园内跪在儿子面前磕头作揖，额头在水泥地面上碰得鲜血长流，一声一声哀求：“儿啊，可怜父母一片苦心，别辜负家乡父老希望，千万别再上游戏厅了呀。”使人失望的是，汪成龙已打游戏成瘾，再也无力自拔。父亲的一片痴情怎么也唤不回汪成龙那颗已泯灭的心。

三年学满，汪成龙高考名落孙山。父亲欲哭无泪，泣不成声地说：“儿啊，你……你真傻……傻呀，为……为什么迷途不……不知返呢？到头来变成了一……一条虫！”看着可怜的父亲，汪成龙终于忍不住捶胸顿足地仰天大哭。这哭，也许是痛苦，也许是悔恨，然而，一切都太迟了，时间老人的恩赐是有限的。

从此，汪成龙像望郎山的父老乡亲们一样在贫困中挣扎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一年四季，在承包地里忙忙碌碌，春种、夏管、秋收，辛辛苦苦干一年，汗水浸透衣衫，手上磨出老茧，结果交了皇粮国税、提留款、统筹款，剩下的粮食只够勉强糊口。汪成龙思索着：“长期下去，荒废了光阴，

何日才能摆脱贫困?!”他看见，村里村外的许多年轻人，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，大胆地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挣钱。“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!”汪成龙决心跳出“农门”……

回想起这些，汪成龙的心情十分沉重，他深知，从现在起，就要离开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家园；从现在起，就要分别朝夕相处的乡亲；从现在起，就要与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挥洒热汗、辛勤耕耘的故土分别；从现在起，就要走向新的生活，从事新的职业，开辟新的天地，结识新的朋友；从现在起，一切都要重新开始，前景难料，风险难卜。他咬咬牙，擦干泪，向着望郎山，大声呼喊：“祖祖辈辈留下的家园，生我养我的家园，魂牵梦绕的家园，我汪成龙一定会回来的!”

喊声久久地回荡在山谷。

在公共汽车站，汪成龙碰见桃源乡政府所在地幸福村的冯树乔、甘在明也背着行囊等车。汪成龙问他们到哪儿去，他们说到贵阳一个熟人的厂里打工。

汪成龙说：“祝你们好运。”

冯树乔说：“也祝你们好运!”

2

汪成龙和牛二搭乘南下的长途火车，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，第三天中午，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广东深圳。走出拥挤的火车站出口，老天爷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。太阳挂在没有一丝儿云彩的天空，把地面炙烤得着了火一样滚烫。街道上一点儿水也没有，干巴巴地发着白光，尘土随着热风飞起老高，与空中的灰气连接在一起，结成一片昏黄的灰沙扑向人脸。不一会，他俩就感到天在旋地在转。偶尔吹来一阵带着鱼腥味的海风，才使他们感到一丝儿凉意。

牛二不断地骂着：“狗日的鬼天气，热得老子气都喘不过来。”

汪成龙一边揩着汗水，一边暗暗告诫自己：坚持住，坚持住，绝不能晕倒，眼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工作，有个落脚的地方。

改革开放不久，深圳特区正在崛起初期，像一个巨大的施工现场，到处是林立的脚手架，砖瓦满地，泥灰飞扬……一座座新楼拔地而起，国内国外的大小老板蜂拥而来，经商的、办厂的，各行各业粉墨登场。建设发展速度快，城市管理一片混乱。

汪成龙和牛二忍着饥渴，顶着烈日，走街串巷，问了十几家工厂和餐馆，回答都说只要女工不要男工。眼看天色渐晚，还是毫无收获，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，看见了一张贴在墙上的招聘启事。他们像溺水的人突然抓到了救命的稻草，精神为之一振，顾不上疲劳和饥渴，跑到启事指定的报名地点，分别交了80元报名费。

收钱的是一个20多岁，看上去很漂亮的姑娘，穿着短袖衣、超短裙，操广东口音，开口便笑，说话甜甜的，给人一种温暖诚恳的感觉。虽说广东话很难懂，但汪成龙还是明白了那姑娘告诉他们的是：明天去看消息。

找工作的事儿有了眉目，交了钱，吃了定心丸。于是，两人来了精神，记住了门牌号，然后一人买了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，边吃边走。天渐渐黑下来，昏黄的路灯下，看见一个破败的旅社，想进去对付一晚上。一问价格，50元一个人，还是地铺。他们离家时只带了400元钱，除去车费和80元应聘报名费已所剩无几。他们像罪犯怕被人抓住一样迅速逃出旅社。看看街边，想随便找个能遮露水的地方蹲一晚上算了。路过一家洗头房时，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袒胸露乳的“小姐”站在门前，向他们飞着媚眼，发出热情的邀请，“两位大哥，请进屋洗头，全方位服务啊。”汪成龙和牛二连忙低着

头走开，后面传来“土包子两个”的讥讽声。正走着，突然看见一伙人像大难临头一样不顾命地奔跑。汪成龙和牛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看那伙人也背着行囊，估计也是到深圳打工的，于是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跟着跑。很快跑到郊野，大伙瘫坐在地上喘着粗气。原来这些人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农民工，他们各自诉说着自己的艰辛。听他们的谈吐，有些人还是大学毕业生，里面还夹杂着几个四川口音的人。汪成龙轻轻拍了一下牛二，牛二就跟着汪成龙靠近四川老乡，有意与他们套近乎。经过一番交谈，才弄清是城里不准流民住宿，被逮住了轻者罚款，重者蹲派出所。幸好深圳人靠改革开放发了财，活着的人喜欢花钱为死后作准备，修了不少高大宽敞的坟墓。结果在他们尸骨安身之前成了打工者的免费“旅馆”。汪成龙和牛二两手抱膝坐在地上，继续听几个老乡闲聊。他们中有两个是大学毕业生，一个中专生，还有三个高中生。看样子中专生的门路多些，不知为什么也落到今晚这种地步。他们问完汪成龙和牛二的情况，中专生惋惜地说：“你们白送了80元报名费，这种骗钱术在深圳遍地都是，稍不慎就会被骗。”听了这话，汪成龙和牛二一夜没合上眼。80元钱对于有钱人只是鸡毛蒜皮，完全可以忽略不计。可是对于汪成龙和牛二这两个来自贫困边远山区的农民工来讲，可是救命钱，要是真被骗了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汪成龙和牛二来不及找个水凼洗把脸就急忙赶到市内，径直去寻找昨天交过钱的职业介绍所。职介所的大门紧紧关着，敲门里面也没人应声。也许是太早了吧，他俩像乞丐一样蜷缩在街边静候。可是一直等到太阳爬上楼顶，又慢腾腾地跑到他们的头上，说明已到中午，街上车来人往，周围的店铺都开着门忙忙碌碌地营业，职介所的门还是一直紧闭着。汪成龙和牛二从昨天到现在只吃了个面包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实在无法再忍受了，他俩到食店买了两个

馒头，要了碗开水，几口把馒头吞下肚子，急忙回到职介所，门还是紧闭着。看来硬着头皮等下去没什么希望了。他俩去问旁边的店主。店主叽里呱啦说了一通，什么也听不懂。店主又比画一番，他俩联想到昨晚在坟场几个老乡的提示，才弄清这些所谓的职介所都是非法的，每天打一枪换个地方，外来的打工者寻找工作心切，往往被骗。

刚出门还没找到工作就被骗了，汪成龙和牛二绝望地蹲在店门前，埋着头冥思苦想，回家吧，剩下的钱连路费都不够。此时此刻，汪成龙的苦恼更深，如果两手空空地回去，哪有脸面见人？！继续待下去，身上这点钱够做什么？又到哪里去找工作？不知蹲了多久，听见有人叫让开，原来是打扫卫生的来了。

牛二沮丧地说：“成龙，回家吧。”

汪成龙看了看牛二，无奈地说：“我们已经被逼上梁山，现在别无选择，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找工作。”

他们买了瓶矿泉水，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往郊区的厂房走去。深圳的工厂很大很多，厂房一个挨一个，从一家工厂走到另一家工厂往往要走很长一段时间。太阳喷着火，地上冒着油，空气里弥漫着燥热的热气，一浪一浪袭来，使人一阵阵晕眩。当他俩中午吃进肚子的仅有的一个馒头消化殆尽时，再也无力抬起脚走下去，只有回到坟场寻找安身之所。

漫无目的地寻找几天，工作还是没有半点儿眉目。他俩已两天多没吃任何东西了，浑身无力，脸色苍白，头发蓬乱，衣服上也出现一块一块白色的汗渍。他们像多日没吃东西的饿猫一样四处巡视，看见副食品店或饮食店，吞了一口又一口口水，总想买点什么东西充充饥，可是伸手摸摸口袋里剩下的几毛钱，这种欲望又消失了。走到一家名叫椰林的酒店门口，他们见有保温桶装的水，旁边还放了个瓷盅，心想，这可能是免费让过往人喝的。天气炎热，口渴难耐，他们想

进去喝一盅。保安见他俩的样子像乞丐，立即拦住了去路不让进去。他俩也是饿极了渴极了，不顾一切地坚决要进去，双方僵持着，保安恼羞成怒，正要出手打人。在这节骨眼上，从酒店里飘出一位仙女般的少妇，她听见汪成龙和牛二说话，就问他们是四川人吗？想干啥？汪成龙和牛二像遇见了亲人，眼眶里立即挂满了泪水，哭诉了几天来的艰辛。少妇同情地说：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你们的眼泪告诉我，离家外出打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是巴州人，与你们是同乡，出来闯荡多年啦，对打工者的酸甜苦辣体会得刻骨铭心，看在老乡的面上，我倒想给你们介绍两个工作，一个是打桩，一个是扛包，每月300元工资，老板包吃包住。这两个工作都是体力活，又脏又累，只怕你们不愿干。”

牛二在家当过厨师，虽厨艺不怎么样，但家乡周围的人家婚丧嫁娶，红白喜事聚会，总是找他掌厨。他本说想找个餐馆、酒店的工作，但想到几天来的遭遇，二话没说，连忙与汪成龙一起回答：“干干干，什么样的活都行！”

少妇见他俩饿得筋疲力尽，带进店里，一人舀了一海碗稀饭。他俩狼吞虎咽喝进肚，精神好了许多。少妇又打来两盆清水，让他俩洗头洗脸。然后告诉他们：“见了老板要精神点，第一印象非常重要。”说完，就要带他俩去见老板。

汪成龙问道：“饭钱多少？”

少妇笑了笑说：“看你们这副狼狈相，就猜得着身上没多少钱，两碗稀饭也值不了几个钱，等以后找到钱后，要是还记得我，再来算吧。”

听了这话，汪成龙和牛二都十分感激，天底下还是好心人多啊。

少妇带着汪成龙和牛二，介绍汪成龙与一家搬运公司老板见了面，介绍牛二与一家建筑企业老板见了面。

分别时汪成龙问少妇叫什么名字，怎么称呼，以后好相

互联系。

少妇笑了笑说：“我姓杨，名丽珠，我年龄比你俩都大，就叫我杨姐吧。”说完，转身就走。

汪成龙和牛二看着杨丽珠离去的背影，感激之情从心底升起，他俩真想放开嗓子，大喊一声——杨姐！

3

汪成龙穿着工作服，头上裹了片麻袋，在工头带领下，跟着同样穿着脏兮兮工作服的一群人走到工地。工头站在大伙前面，扯开嗓门大声地说：“今天的任务就是把面前这堆货物装车运走，记住啦，每车装150袋，任何人不许偷懒，更不许把数量装错，谁出问题不仅要扣工资，还要处以罚款。”汪成龙看了看眼前堆积如山的货物，不禁伸了伸舌头。

在工头的监督下，人们扛着一袋袋百多斤重的货物，一个个被压得弓背弯腰，哼哧哼哧地小跑着，稍有停顿就要受到工头的严厉呵斥。

时近中午，天空烈日炙烤，地上热气升腾，一个个汗流浹背，衣服浸透，有的干脆脱掉工作服，赤身裸体地扛着货物，任汗水流淌。口渴得嗓子冒烟，老板为了赚钱，连开水也不烧。工地附近有个不干不净的水厕，渴极的人们顾不上卫生不卫生，跟工头招呼一声，跑过去趴在地上，把脑袋伸进水厕咕噜咕噜喝一气，又跑步回来。动作稍慢点儿，工头就催命似的责骂。好在大多数扛包的打工者已久经磨炼，脊背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再苦再累也经得住。

汪成龙高中毕业回到家乡，虽然干了一年农活，但都是些锄地、犁田、担水、担粪、担柴、担煤的活儿，做快做慢、担多担少完全根据自己体能承受力确定。然而，这扛包的活儿就不那么轻松了，既要有体力又要讲速度，重量是固定的，

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。当第一袋百多斤重的货物压上脊背时，汪成龙脚腕打闪，眼前金星直冒，差一点被压趴下。两个抬包上肩的人都吃了一惊，连忙把货物从他脊背上抬下，好心地劝说：“老弟，你这样的嫩肩头干这一行怎么能行啊。”汪成龙说：“走投无路，只好豁出命来干。”工头见汪成龙迟迟没扛着包走，在他后面又有几个人等着，跑过来恶狠狠地把拉到一旁训斥：“刚来的吧，吃了老板的饭就要拼死拼命为老板干活，偷懒耍滑这一套少来！”

汪成龙委屈地说：“我不是也不会偷懒耍滑，是刚做这活力气不够。”

工头见汪成龙确实不像偷懒耍滑的人，缓和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老弟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给老板打工，重要的是学会表现自己。干扛包这一行，一靠肩头，二靠嘴皮。”

“这不是投机取巧吗？”

“哈哈，这叫随机应变。”

汪成龙无言地点了点头。

一天干下来，汪成龙肩背磨破了皮，鲜血直流。回到工棚，趴在地铺上，浑身散了架一样没有一点儿知觉。好心的打工者端来稀饭一勺勺喂他，然后打来热水帮他擦净身上的汗渍污物。第二天起床连腰也伸不直，浑身疼痛难忍。吃过早饭还得跟大伙一道去上班。他不断告诫自己：“成龙啊成龙，一定要坚持住，只要过了这一关，也许今后的日子会好些。”

接下来，汪成龙过着像被放进蒸笼里蒸，油锅里煎的日子，但他咬着牙终于坚持过来了。

干满一个月，汪成龙得到300元工资，他本想去感谢一下杨姐，顺便把那顿饭钱也给了，工头却说：“算了吧，介绍你来这里打工的那个杨姐，其实没什么本事，只是因为青春

和美貌，家中的父母体弱多病，还有个弟弟在读大学，不得已被酒店年近五旬的薛老板包养了，每月2000元，她介绍人来干活也没白忙，每介绍一个都得500元介绍费。”

知道了杨姐的身世和处境，汪成龙的心情十分复杂，恨、怜、爱一股脑儿袭上心头。恨她不该作践自己给老板当小蜜；怜她父母多病，处境困难，不得已而为之；爱她心地善良，危难之际关心弱者。

慢慢地，汪成龙的身板硬朗，力气也大了，同那些多年扛包这一行的打工者一样，百多斤重的货物扛在肩头，再也没开初时那么吃力。于是，他多了个心眼，经常同工头拉关系，有时还请出去喝点小酒。工头对他逐渐产生了好感，常在老板面前为他美言。

一天晚上，汪成龙刚躺下，工头把他叫出门，悄悄告诉他，有一批急货需要上车，并反复提醒：“究竟是什么货不能打听，也不能告诉任何人说今晚加了班。”汪成龙只穿了条短裤就急急忙忙跑向上货地点。

汪成龙一看，货并不太多，每袋也只有50来斤，他用手一提就到了肩上，不一会就干完了。一个很有点风度的人把400元钱交到他手中说：“这里面有350元保密费，要是你把这事儿说出去是要掉脑袋的，这是道上的规矩，懂吗？”

汪成龙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其实，他对什么“道上的规矩”一点也不懂，但这事一点儿不能说出去，说出去了要掉脑袋他是懂的。转念又一想，干一个多小时比辛辛苦苦干一个月的工钱还多，管他妈的那么多干啥，我是打工的，只要有钱就行。正想着，给钱那人把汪成龙浑身上下反复打量了一番后问道：“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面孔有点生疏。”

汪成龙回答：“刚来一个多月。”

“你就是工头常给我说的汪成龙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读过书?”

“读过几年书。”

“写文章怎样?”

“可以试试。”

他叫汪成龙起草一份《搬运工安全责任合同书》明早交给他。

汪成龙说：“用不着明早，只要有纸笔，现在就行。”

汪成龙被引进附近一间简易办公室，铺开纸，趴在桌上，刷刷刷，不一会工夫就写好了。

那人拿过去看了看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满意地说：“行，我这里都是些只会下蛮力的人，正缺个能写文章的秀才，你不用再下苦力扛包了，从明天早上起，到副总经理办公室上班，你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。”

汪成龙怀疑听错了，哪有天上突然掉下馅饼的好事，于是，带着担忧的口吻说：“这么大的事儿，怕应该由总经理说了才算。”

那人打着哈哈，自信满满地说：“我就是鸿达搬运公司的武红大老板，老板就是总经理。”

回到集体宿舍，躺在地铺上，汪成龙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心想，今晚也许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，从一个下苦力的扛包工，摇身变成了总经理助理，怎么不让人兴奋，更使他高兴的是总算有个安身之地了。然而，他又有些担心和害怕，今晚上的那批货总在眼前晃动。那究竟是一批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货？连武老板都亲自到场，可见其重要性。从苦力一下变成总经理助理，究竟是福还是祸，汪成龙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。

汪成龙任总经理助理后工作很轻松，起草文件、合同，间隔写写通告，这些应用文，对于一个高中生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公司里领导都夸他能干，要写的东西就像早装在肚子里，

需要时立即就能掏出来。那些平时高傲的主管见了他也“成龙、成龙”地叫得亲热，毕恭毕敬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。原来凶狠狠的工头也常巴结地说：“刚来时我对你说过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这不，苦尽甜来，你老弟不是成了人上人吗？今后还仰仗老弟多照应点儿。”

面对这些世俗的东西，汪成龙没有陶醉，他深知自己的社会阅历太浅，他需要增长知识，练硬翅膀，寻找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
使汪成龙感到头疼的是，每隔十天半月就要秘密地去上一次货，次数多了就感到不对劲。他从一些主管口中了解到，副总经理的工资每月是3000多元，总经理助理至少是公司的三把手，可是老板每月发给他的工资仍然只有300元。开始他觉得很满意，到底比扛包轻松，也不必再和工人们坐在简陋的大饭堂吃粗糙的饭食，闻刺鼻的汗味，而是和高级职员一起坐在雅间里面吃小灶伙食。隔不久上一趟夜班，扛那种不让人知晓的货物上车，一个月下来累计收入也有一千多元。现在想来，莫不是老板在利用他，以总经理助理为诱饵，让他死心塌地地干些违法的勾当？

汪成龙越想越害怕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继续下去恐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

他思考着脱身的策略。

4

汪成龙扛包辛苦，牛二在建筑公司干打桩的活更辛苦。深圳人说，建筑打桩需要铁汉子。可以说牛二就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铁汉子。

每天天刚亮，牛二同工友们一道迅速起床，胡乱洗把脸后去食堂吃饭，然后动作敏捷地穿上沾满泥水的工作服，把脚塞

进一双又重又大的长筒靴，推着装着工具的斗车直奔工地。

深圳地处海边，建房打基非常困难，地势较高的地方挖两三尺就是海水，地势低的地方简直就是浸泡在海水里。为了所建房屋的安全就必须打桩固基。原始的桩是用木桩，因所建房屋低矮，压力不大，把一根根木桩密密麻麻打下固基就行了。现在所建房屋楼层高，压力大，用原始的木桩就不行了。因此，打桩工必须按房屋设计要求，站在稀泥浆中，掘出一个个深深的孔，把一根根钢筋水泥杆立在里面，然后用钢筋连接水泥杆，布成钢筋网，用水泥浇铸成平面基础，再在上面建房。

掘桩坑时，一人在坑中掘泥沙，一人在上面用胶桶提运。打桩工不仅脏、苦、累，而且非常危险，特别是在坑中作业的人，稍不注意，松软的坑壁垮塌，就会被淹埋而毙命。

牛二刚到工地，当然只能干脏累苦而又危险的坑中作业，坑下窄小，伸不直腰，转不过身，整天蜷缩着，还要不停地掘泥沙，不停装泥沙，按要求进度完成掘深进度，完不成任务，扣工钱是小事，很快就会被撵出工地，去过流浪生活。好在牛二务农多年，身体壮实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，再苦再累也扛得住。劳累一天结束，牛二的长筒靴灌满泥浆，衣服、裤子全被泥浆浸透，头上、脸上也沾满泥浆，连人都变了形。

晚上，牛二和工友们挤在用一大块黑色塑料布罩着的“帐篷”里，除了门就只有两个小小的窗户。晴天，里面奇热难耐，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叫得人心烦躁，稍不注意被叮着了，就是个又大又红又肿的包块，又痒又痛。都说海边的蚊子又凶又毒，这话一点不假。有人想到帐篷外乘凉，但工头不准。理由很堂皇，到帐篷外乘凉，既不安全，又不雅观，影响市容市貌。雨天，电闪雷鸣，海风夹杂着雨水直往帐篷里灌，工友们一个个像落汤鸡。整天劳累又休息不好，铁打的身板也会拖垮。